



河流的“史记”

——读《江湖记：河流上的中国》

杜晓宁/文

用脚步丈量中国大大小小的河流湖泊，作者用十年与河流相伴的时光，浓缩成这本《江湖记》与读者见面。初看书名，笔者以为是一本单纯的记录中国河流的历史与特征等的科普类游记，没想到书中所包含的内容也如作者所见过的河流一般的包罗万象。

“江湖记”之旅由作者的家乡沅水开启，从南到北，从东至西，与河流亲密接触，为河流文化和河流地理写下文字。作者并不局限于某一条河流，而是尽可能到达更多河流的汇聚之地，足迹追随着河流遍布中国各地。开篇的沅水是一个十分庞大、支脉相连的水系，当支流注入沅水时，是支流的一种结束，但也意味着另一个水声涛涛的新开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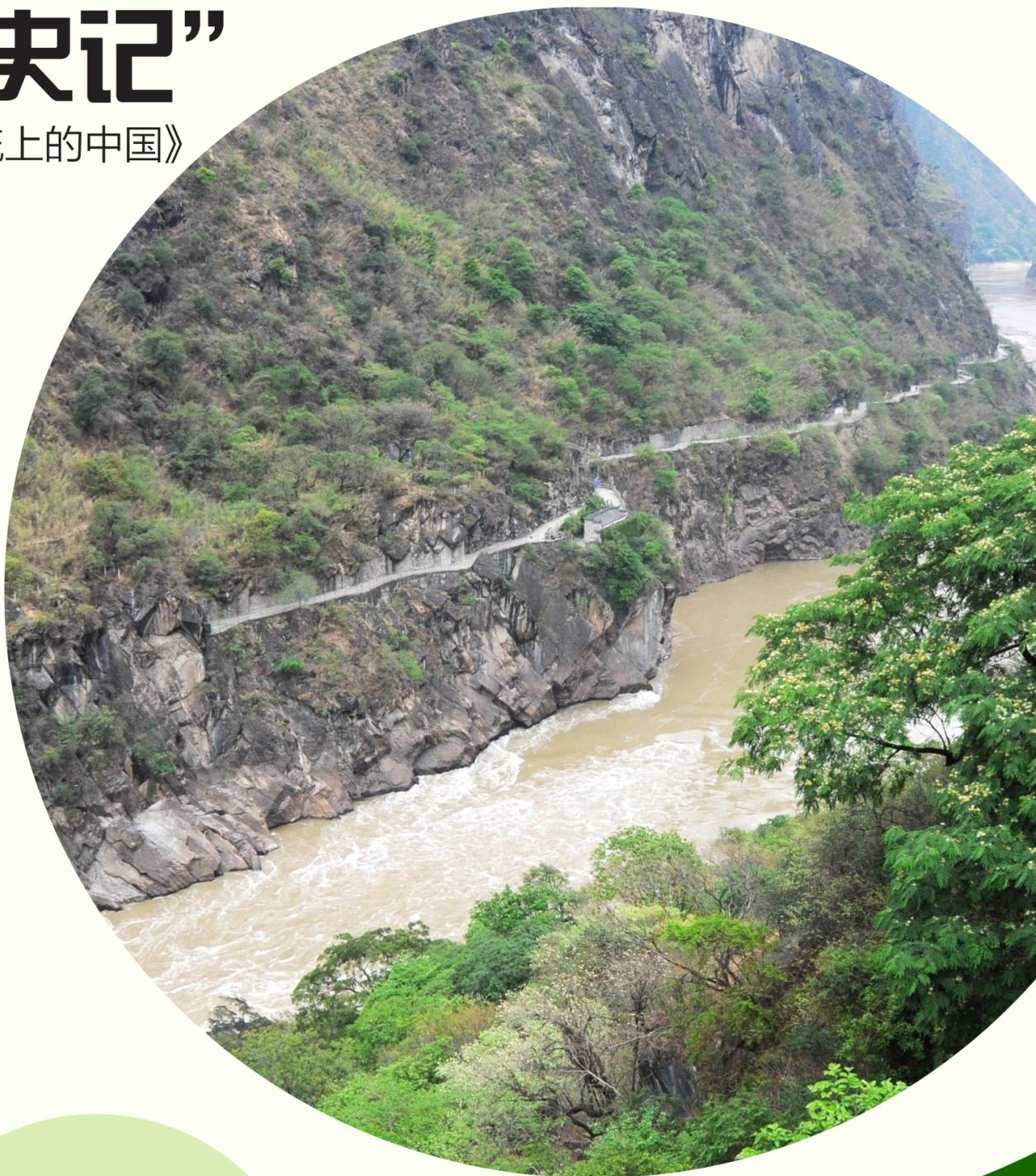
有河才有人，有河才有城。靠河运兴旺起来的古城，各大码头是其最热闹的场所，那时码头上有着络绎不绝的商人，他们把水运时代推向了极致。但随着城市运输方式的转变，河运的衰弱使各大码头无一例外呈现出日渐凋敝之势。著名的萧太后河码头四周已长满荒草，就连萧太后河也淹没在野草和芦苇之中，一片破败的景象。如今，人流如织的驿站码头随着历史的翻篇而成为过去，踩得发亮的古城青石板也早已坍塌。但河流，会一直静静流淌。

与大多数经历了从热闹到寂静的河流不同，呼伦贝尔市北部的根河流经中国最大的湿地，是属于草原的河流，独特的地理位置也注定了其与大多数河流不同的特征。我国的河流多为自西向东流向，而根河却是自东向西流，这条草原上的河流不同于南方水网中奔腾的温热水系，它静悄悄的，“无声息地浸入，无声息地诉说，然而无穷无尽”。

除了河流，作者在书中对各地风光的描述也极为精彩。沅水最终会汇入洞庭湖，当一行人航行于湖上，欢笑惊动了两岸密不透风的黑杨林中的白鹭，成千上万只白鹭起飞时犹如大雪纷飞，盘旋落下时，便是大雪飘起后又落入树林的光景。说到雪，则不得不提位于黑龙江海沿河边的双峰林场，即我们常说的“雪乡”。这是一个可以满足所有人有关于雪的一切幻想的雪国度，当来到一个洁白无瑕的世界，作者用了个可爱的比喻，认为被厚雪覆盖的农家屋顶在深红灯光的照射下，犹如一个个在雪地里生长出的蘑菇。

此外，由于作者在游历中对每一条河的文化渊源格外关注，使该书在兼具游记、地理知识和人文关怀之外，将河流与相关文化名人相连，使之充斥着历史文化感，在滔滔不绝的流水声中，文化传播得到了永生。如湘江，从东岸到西岸，连接起了杜甫江阁、橘子洲头和岳麓书院，由此也将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连接起来。湖南境内的澧水流经的临澧蕴含着无尽的文化源流，古有屈原、宋玉，今有宋教仁、丁玲等文化名人，蜿蜒东去不复返的澧水也送走了无数风流人物，但澧水所孕育出的品质将在湘楚大地上永远流传下来。

河流会带给人们不同的精神意义、不同的生活追求，在河岸边世代生存的人，“受尽河流无尽的恩惠，也把自己变得像这条河流一样，宽厚、慈祥、执著，对万事万物倾注着无限的热爱”。正如封面所书的那般，河流湖泊是大地的血脉，而因其所衍生出的文明，也必将会同河流一般源远流长。



一场穿越时光的对话

——读《〈山海经〉的世界》

赵青新/文

在我的印象里，《山海经》就是中国最早的神话传说、妖怪奇谭，先前约略知道它还是一部地理书，可是，心里头的概念实在是模糊的，直到近期读了这部《〈山海经〉的世界》，才算有了清楚的认知。

作者刘宗迪是民俗学专家，长期研究《山海经》，之前出过《失落的天书：〈山海经〉与古代华夏世界观》等学术著作，这部新作的目的是普及常识，通俗平易，人人都能看懂，解决了基本的一些问题。最基本的问题就是：《山海经》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？

刘宗迪指出，这是一部有着周密计划、基于实地考察和真切见闻、系统记录山川资源的地理博物志。《山海经》的写作方法、内容材料、逻辑结构等，全都鲜明呈现了这个特征。它不是胡编乱造、向壁虚构的小说志怪，也不是东拼西凑、毫无条理、杂糅杂俎，更像是一部调查报告，一本纲目清晰的资源清单。这样大规模的地理调查想要完成，只有依靠国家力量才能推动。国家要开发山林、河流、沼泽中的动物、植物、矿物等资源，就必须组织人员对这些资源进行调查并加以分类、记录，这就是《山海经》的缘起。

可是，为什么《山海经》里记载的动物都那么奇形怪状呢？因为，上古时代没有建立像现代博物学这样标准的分类体系、形态学术与描述方法，更没有博物绘画术和照相术，要用文字记述向人们介绍一种陌生动物的长相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借人们熟悉的动物对之进行比方形容。刘宗迪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：如何把一只猫变成怪兽？假设有人第一次看见猫，他会怎样向其他人介绍这种动物呢？以《山海经》常见的写法，就是这样的：“有兽焉，其状如虎，人面豹身蛇尾，其鸣如婴儿，其名曰猫，其鸣自呼，养之可以避鼠。”

刘宗迪的解释，一下子就打通了我的关窍。《山海经》上记载的种种怪物，可能就是这样的吧，把很少有人认识的事物变成文字，其他人再从文字里破译、解析，得出答案，这个过程难免会出现许多的误解和歪曲，所谓的怪物就是这样以讹传讹产生的。这不是我们中国独有的现象，比如欧洲、北

美等世界各地，在大航海时代之前，人们对于异域的自然、地理和生物的认识，同样充满了各种奇特的描述、匪夷所思的想象。

《山海经》还说，有些动物要么“见则大旱”，要么“见则大水”，或者出现地震、山火等灾祸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刘宗迪解释，妖怪背后是科学。民谚有言，“泥鳅跳，风雨到”“燕子低飞蛇过道，蚂蚁搬家山戴帽”等，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气象预兆。古代生产力低下，自然灾害频发，人类对于天灾人祸缺乏抵抗力，因此非常注重从动物的异常行为来推测灾难发生的可能性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就不会觉得《山海经》里都是灵异的动物了。

《山海经》包含了古人的思想观念，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界、对世界的认识，这些认识由于科学水平的落后，只能依靠想象力来弥补，从而变得奇幻莫名，但归根结底仍然是有迹可循的。刘宗迪说，希腊神话、北欧神话、印度神话等看似体系完备的神话，其实并非自古即然，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由后世的人们逐渐编纂再造的。神话往往作为宗教信仰的一部分，或作为历史的模糊源头，而我们中国自古就有发达的历史编纂学传统，原始宗教系统又没有像欧洲那样经历大的变动，所以中国文化没有宏大的神话史诗的需求。

现在提倡“文化自信”，若要实现“文化自信”，就要搞清楚一些源头问题。刘宗迪关于《山海经》的研究，论点明确、论证合理，让人信服。我们与古人之间横亘着漫长的岁月，斗转星移，沧海桑田，寻找过去的世界，理解过去的文化，是相当困难的，但是，拨开眼前的迷雾，我们终究可以与祖先展开一场穿越时光的对话。

古玩世界的江湖风云

——读《古玩的江湖》

赵莹/文

对于许多历史爱好者来说，古玩的位置非同一般，他们可以借由这些器物回归旧时的光影，追寻古时的记忆与印痕。然而，古玩的世界并非常人想象的那般风平浪静，里面鱼龙混杂，一着不慎，便会落入陷阱，血本无归。换言之，古玩市场更像是充斥刀光剑影的武侠江湖，众人可以游走其中，领略器物的渊源与技艺，也须谨慎克制，方能在这神秘的领域中窥得其中的奥妙。

《古玩的江湖》，记载的便是资深藏家小茆从铲地皮起家，在古玩界行走数十年的人生历程。当然，在尔虞我诈的江湖路上，小茆一路走来，也是磕磕绊绊，几度惊险。作为圈子里毁誉参半的人物，他造过假，也上过当，因此深谙内里门道，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。当随着书中的脉络走入古玩世界，十二个古玩大类尽显眼前，其中包含大量的字画、瓷器、印章等，它们有着精致的外观、曲折的历史，或许流落在外，被别人当作无关紧要的器皿随意处置，留下了难以愈合的“伤疤”；或许辗转多人，成为他人眼中的赚钱工具，却没有得到精心的呵护。因此，我们在书中细数古董的过去时，总能从它们身上的每一道纹路上听得那无言的叹息与呻吟。这种心境倒是与小茆的经历颇为契合——一开始，小茆接触古玩全然是为生计所迫，时日久了，他对古玩的情感反而纯粹起来。在《欢喜得不得了》中，他用浅显的语言揭露了圈子中的制假工艺和流通故事，就连平平无奇的铜钱也蕴含着不少门道——为使上面的锈迹更加自然，需要“拿酸一点点往上点”，然后“用盐水或漂白粉，让它变黑，或变绿”，最后“学西安人，放在土里埋几天”，铜钱就成型了。同时，为了让假铜币看起来真实，几位同行甚至选用一种能做出糠哑声的铜片，令人无法分辨声音的真假。可见，在这场“江湖宴”中，真是尔虞我诈，防不胜防，充满了欲望的争斗与较量。

在简短、诙谐的文字中，行业的内幕被一

一揭露，对于未接触过古玩的人来说委实妙趣横生。在《好得不得了》一辑中，小茆将传统艺术的美学、意蕴渗透其中，倾诉个人对古董的初心与执着。他把宣德炉、砚台、玉竹牙角雕等器物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，展现了它们在不同时期的审美和风格。比如青瓷的鼻祖——汉罐，它起初胎质粗糙，待到魏晋时期，“烧的胎底火候达到一千二百摄氏度以上，釉水清透，才能透过釉看到胎体”，至唐代，白瓷才真正产生。瓷器的历史悠远，发展的历程艰辛、漫长，却也饱含当时的智慧，令人心驰神往。宣德炉也是如此，作为中国香炉的巅峰之作，“颈矮而细，身扁圆鼓腹，口沿上有可能是桥形耳，也有可能是兽形耳，三锥形实足或分档空足。最好看的是三足炉，具有明代陶、瓷器形的突出特征，流畅圆润、生动自然。我们一般从足的特点来辨别年代。明代的三足又矮又圆润，特别好看。越往后，足越瘦，越高。到了清晚期，足变尖，难看”，从某种程度上来看，器物的变迁史，便是传统文化的发展史，在它们的演变中，时代的诗性、风骨与美感清晰可见，足见传统文化的魅力。

其实，要辨别器物的真伪也需下一番功夫，书中介绍了许多鉴别的硬核知识，狡黠、有趣，像字体、声音、器型等都可以帮助我们断定真假，但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沉浸、学习，并反复试验才能得来。在第三辑《后悔得不得了》中，小茆如老友般诉说曾经错失古玩的懊恼与遗憾——他曾因不识货而早早卖给对方，也曾因他人的讨要不得不归还原物，无不是他此生的憾事，然而他又像个长不大的孩子般，当我们想要刨根问底时，他又摇摇头，转身摆弄着心爱的扇子，这种快意与通透，亦是为人处世的智性所在。我想，小茆的韧性便在于此，他将人视作物的过眼云烟，执着于物的收藏，却不执念于物的逝去。他可以亲自去产地看石头，也能收集破瓷片，对着阳光反复翻看，他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古玩之中，读着残破的文字，抚摸温润的瓷器，体悟器物所蕴藏的隽永与诗心，在欲望横流的江湖中，葆有初心！